

## 张祖道： 从不摆拍的 “老实”摄影家

本报记者 孟燕

当大家都在为一代国学泰斗汤一介的逝世惋惜不已时，一位老摄影家去世的消息来得有点迟了，甚至有点漠然。他是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祖道，8月初以92岁的高龄在北京家中去世。遵循老人一贯的低调原则，人们甚至搞不清他去世的具体日期，直到一个月后他去世的消息才被公之于众。

张祖道，可能不是那么出名，但翻看他那些黑白的、朴素的、刻有时代变迁痕迹的摄影作品时，却常常令人感动。好像这位白发苍苍、佝偻着背的老人正娓娓道来，他告诉我们一个村庄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变迁史，以及我们从哪里来，要往何处去。

张祖道1922年生于湖南浏阳，1945年进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就读，师从潘光旦、费孝通，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。

和其他摄影家不同，张祖道更多被称为“影像社会学者”，他把社会学者严谨的调查、客观的态度、平静的心态带入了作品，将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用镜头忠实记录下来。没有渲染，没有夸张，甚至没有摄影中的“高潮”，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真实状态。直到2007年，85岁的张祖道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摄影集《江村纪事》。

他拒绝摆拍，也从不布光。2012年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的领奖台上，主持人提议让他给台下的观众拍照，当主持人对着全场喊“一、二、三，拍”时，张祖道却摆摆手，放下相机，两手一摊，幽默地说：“搞纪实摄影的人，拍照片从来不用喊一、二、三的，从来不会让你站这边、他站那边。”

即使历经几多浮沉，即使大半生没有获得大众的掌声，张祖道也自始至终未曾悖逆过自己少年时的志向，未曾忘记恩师的叮嘱。在暮年，张祖道曾这样评价自己：“60年了，我照相一直都没有变过，我的习惯就是踏踏实实的。我一直都是老老实实地拍纪实风格的照片，把拍摄对象真正介绍给人家，观众一看就知道，这是农村。我拍照不是为相机服务，而是为观众服务。”

数十年来兜兜转转，在崇尚“艺术性”的摄影风尚里，其他摄影者还在追捧各种创新手法，张祖道却始终坚持他的特立独行。评论家姜纬认为，张祖道的天性里头，有着一种善良、谦虚、淳朴和放松的品质，他忠实于自己的所见所感。

张祖道说自己的人生信条是“做老实人，干老实事，比较快乐”。这位“老实”的摄影家拍摄的那些“老实”的作品，或许才是摄影的本质，而这些信念有可能已经成为一种绝响。

背影

电影《闯入者》背后的“文革”施害者：

# 想说说不出 想忘忘不了

本报记者 任鹏

## 老邓，“金字塔”的中层

人老之后，往往会与回忆相依为命，但谁也无法真正抹掉内心一抹黑暗曾经留下的污点。

这就像电影《闯入者》中的老邓。

吕中饰演的老邓，经历过“文革”，一家人当年被安置在贵州南部山区。后来有了政策，有些人可以回城，于是老邓作出了一个艰难而又灰暗的决定：偷走了另一家人的回城通行证。

自家命运的转折，代价却是伤害另一家人的命运——他们可能这辈子都会留在山区，在贫穷和困顿中继续生活。

回城后的老邓，这些年生活得并不舒服。她的身份在妻子、母亲和工人之间转换。当她年老、丧偶，她感觉充满现代化元素的时代离她越来越远。生活里充斥着孤独、烦闷，与儿子相处得小心翼翼，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。

可多年后，一个莫名其妙的沉默来电，却成为老邓空虚生活的“闯入者”。老邓埋在记忆最深处的回忆还是被挖开了，她的负罪感开始发作，她要拯救冷漠的过往，虽然这些是源自外力的触发，但主要还是她无法改变自己的内心准则。

“文革”中，对于与受害者同样庞大的另一个群体——施害者来说，如果把他们比喻成一个“金字塔”的话，那老邓算是一个典型的“中层”代表，她不会像露出尖的“顶层”那样选择公开道歉；她介于道歉和完全忘记之间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她可能竭尽全力想要忘记过去，可当外力甚至是“偶然”触发时，她仍然难以走出内心对自己这么多年隐隐的惩罚。

对王小帅来说，他也在拯救，电影中隐含的批评意味，指向了“文革”中的施害者。

## 看得见的“顶层”和 看不见的“底层”

对于那些“文革”施害者来说，露在外面的“塔尖”是那些道歉者。

河北邯郸的退休宣传干部宋继超回忆，“文革”中，红卫兵让宋继超揭发“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”、初中语文老师郭楷，这个少年脱口而出三条“罪证”。批斗时，郭老师的耳朵差点被撕下来。

“垂老之年沉痛反思，虽有‘文革’大环境裹挟之因，个人作恶之责，亦不可泯。”山东老人刘伯勤在《炎黄春秋》刊登道歉广告，向“文革”中被自己批斗、抄过家的校长、老师、同学和邻居公开道歉。

最近两年，将道歉公之于众的曾经的“文革”施害者，不止一人。

“文革”道歉者温庆福曾去美国出差，参观教堂时看到很多教徒在忏悔，觉得“忏悔是个很好的事情”。他还记得，“文革”时期，一个工宣队员用铁钳把一位老师的牙齿拔了。“当时看客很多，不敢谴责他，我也是。这是不是鲁迅讲的国民性？我也是有，比如带人抓同事，也是不甘落后，跟上潮流，图个好前程。只顾自己不落后，别人

受到残酷迫害，这不是自私是什么？”

“对历史过错的道歉，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罪行责任，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，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。”这是学者徐贲的观点。他曾在文章中表示，社会和解是“不计”前嫌，而不是“不记”前嫌。

如果说道歉者代表了当年施害者“金字塔”的“顶层”，老邓代表了其中的“中层”，那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处于沉默的“底层”。这些年，他们或者选择性遗忘了，或者真的遗忘了，于是，他们也真的被遗忘了。没人探究过他们的内心，是否也和老邓一样，在某一个偶然时刻，因为一个偶然的电话而恢复记忆。

“记忆折磨着他们，这是一代人共有的伤痕。”北京文化研究者王克明说。

## 宽恕的力量

时至今日，还是很难说清楚，是那个时代伤害了个人，还是个人抹黑了时代。在那样的环境中，太容易出现道德上的妥协。人性通常折射出多层阴影，善恶往往在一念之间。就像崔健唱的一样：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，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。

王克明曾找到卢晓蓉——一个曾经的“文革”参与者，对方却愤怒地回应：我也是受害者，为什么是我们忏悔？

其实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，都是悲剧人物。也许我们应该对过往的过错和罪恶给予宽容和饶恕，尽管这很难理解，更难接受。

苦大仇深、浪迹天涯如高尔泰，在《寻找家园》的自序中也感激如今的活着。

他曾到出生地高淳看望姐姐。在一处安置拆迁户的公寓楼里，姐姐指着邻家堆满破烂杂物的阳台上一位晒太阳的老人，告诉他那就是1958年监管“阶级敌人”的民兵队长，直接虐杀父亲的凶手。老人可能是睡着了，歪在椅背上一动不动。看不清帽檐下阴影中的脸，只看见胸前补丁累累的棉大衣上一摊亮晶晶的涎水，和垂在椅子扶手外面一只枯瘦如柴的手。仅仅这些，已足以使高尔泰对这个人几十年的仇恨，一下子失去了支点。

相信对高尔泰来说，这不是年轻的强者对了无生气的弱者的大度宽容，而是看透人生之后的了悟。

为什么要宽恕别人？为什么这么难以宽恕别人？这是王小帅在电影中也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。在影片结尾处，老邓还是踏上了回贵州的火车，选择正视这段历史和痛苦。其实，她最终达成和解的不是当年那家受害者的后代，而是那个青春年少的自己。

其实《闯入者》和张艺谋的《归来》有点像，都是用小事看大时代。甚至看完《闯入者》之后，你会产生与看完《归来》同样的感觉：走在大街上，你看不出迎面走来的哪些人心里会有内伤，其实，很多人都有内伤，不管他是施害的还是受害的。

没有人有权力要求或强求他人宽恕，但正视和宽恕却能给人勇气和爱的力量。宽恕伤害过自己的人，包括你自己。



时间能够摧毁一切，却毁不掉一个人与过去错综复杂的关系。只有正视和宽恕，才能让人真正走出过去对内心深处的禁锢。

这或许是王小帅在新片《闯入者》中想讲述的感悟，但提前看到该片的观众，却更多关注王小帅对“文革”的另一种诠释：看多了当年受害者背后的伤痕，原来，那些曾经的施害者，心里并不舒服，虽然他们默默无闻，却在暗中寻求对自我的救赎之路。

9月6日晚，闯入第71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唯一一部华语片《闯入者》铩羽而归。

影片结尾处，老邓还是踏上了回贵州的火车，选择正视这段历史和痛苦。其实，她最终达成和解的不是当年那家受害者的后代，而是那个青春年少的自己。

其实《闯入者》和张艺谋的《归来》有点像，都是用小事看大时代。甚至看完《闯入者》之后，你会产生与看完《归来》同样的感觉：走在大街上，你看不出迎面走来的哪些人心里会有内伤，其实，很多人都有内伤，不管他是施害的还是受害的。

没有人有权力要求或强求他人宽恕，但正视和宽恕却能给人勇气和爱的力量。宽恕伤害过自己的人，包括你自己。

